

藥癮文化及其對愛滋感染之影響

張嫚純

壹、前言

回顧衛生署疾病管制局（2007）HIV 感染的資料，藥癮者已成為國內愛滋疫情蔓延的新感染人口，甚至每 3 個新增的愛滋病毒感染者，就有 2 人是藥癮者。為了因應這樣的問題，政府祭出藥癮愛滋減害計畫，內容除了清潔針具計畫及替代療法之外，更希望透過這些窗口，提供藥癮者教育諮商及社會資源的轉介服務。因此，未來在第一線服務的社工人員，將有更多的機會接觸這群人。

筆者過去曾在藥癮戒治機構服務，親身經歷機構中 HIV 感染數字戲劇性成長的過程，也經歷 HIV 以措手不及的姿態，悄悄的向藥癮者入侵的階段。筆者幾年來的經驗發現，藥癮者的生活存在著特別的模

式，要服務這群人，瞭解他們的特殊的文化是必須的。

本文使用之資料，最初蒐集目的是針對國內藥癮愛滋感染人數急遽上升的原因進行初探，受訪者來自北部某矯正機關共 30 名（2 名受訪者同時參與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其中深度訪談 18 名，代號為 P 或 N 開頭（P 為 HIV 感染者，N 為未感染者）。焦點團體共 3 組，計 14 名，代號開頭為 G。然在過程中筆者發現資料中孕含豐富的藥癮（次）文化。由於瞭解族群樣貌是服務藥癮者的基石，這份資料格外珍貴。

在下一個章節，筆者特別擷取有關藥癮文化的部分，以藥癮者的經驗做為詮釋主體，引導讀者認識藥癮文化。接續之章節則依循藥癮者詮釋，加上筆者實務經驗中的觀

察、互動與札記等所歸結出來的心得，歸結出藥癮文化與 HIV 感染的關聯性。

貳、藥癮文化

「我們用藥的就像處在藥國」-P11

這是藥癮者對自己身處環境的詮釋，猶如一條界線區隔了我們與他們，而對於「藥國」，他們的印象又是如何？

一、感覺難忘欲再嚐，致命吸引難抵擋

藥有著不為人知的吸引力，它讓人為之著迷而不可自拔，甚至當談論到用藥感覺時，藥癮者萎靡的神情多會突然轉為振奮的精神，從頭到腳傳達出興致勃勃的姿態。藥癮者如此描述自身的用藥經驗：

「我頭一次吸，吸完真的很放鬆，全身都沒力，不錯！」-P2

「一般吐是很難過的，那種吐是很爽的，愈吐愈爽。」-P8

「輕鬆、放鬆、爽快」，這是多麼令人著迷的感受，雖然某些藥癮者在用藥後，會出現不佳的身體反應（最常聽到的負面經驗是

「吐」），但是在負向感受之後所帶來的愉悅感卻是壓倒性的勝利。

「會嘔吐啦！第一次比較難過，就一直吐，然後會變很舒服。」-P5

「因為不曾注射過，身體跟藥不合，吐的很厲害，當場打當場吐，但是那種感覺是愈嘔吐身體覺得愈輕盈，非常的快活，怎麼吐都不怕，愈吐愈爽！」-P4

「輕鬆、舒服、輕盈、爽」，如果經驗的感覺是如此的令人難以忘懷，有第一次就有第 N 次的說法就並非空穴來風：

「那一針打下去你就是…對啦！第一次…我覺得我的第一次就是代表以後了啦！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P3

「已經吸下去了，還會想要嘛！會有想要的慾望嘛！」-P4

「你想說像雞打一次不會怎樣，可是只要你一筆下去就沒有辦法回頭，要回頭真的很難。」-GB3

當愈來愈多的人有機會接觸到成癮藥物，也就代表愈來愈多人身心禁錮於成癮藥物的囹圄，在藥國

人的心中，這種感覺是值得犧牲一切來換取的：

「反正你就想說這個東西就值得說你去做，它的魅力就是這樣啊！不然怎麼說這麼多人會無法自拔，沒辦法戒掉對不對！」-P3

二、易進難出羈絆強，藥國生活盡滄桑

藥國的生活與一般人的生活有迥然的差異，進入藥國之後，一切生活都是圍繞著「藥」打轉：

「我那時候剛開始吸的時候，沒有說完全以藥為主啦！還會做其他一些事情啦！藥是說無聊的時候還是沒事的時候，來拿一點來吸這樣，算玩的性質。然後過一陣子吃久的話，就會以藥為主，什麼東西都是以藥為主」-P3

流連藥國，稱作癮，離開藥國，稱為戒，這群人也不是沒有想過要離開藥國，但是「戒」真的那麼難嗎？

「很少人戒毒戒成功的，人家說10個戒毒9個半戒不掉，真正戒的掉的就那半個。我們家裡的人都說我為什麼會戒不掉，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P5

對於「戒不掉」的宿命，他們自己也心知肚明：

「打這種東西，反正一打下去就無法自拔，我就跟人家講說回去不要打了，因為你打下去要停掉要戒掉是不可能的。」-GB3

「說句老實的，我出去以後還會不會再打，我不確定我會不會再打，坦白講啦！你今天問我這個問題，不要給我看到藥，我看到我心裡面會癢。」-P8

「不要說戒毒，根本沒有戒毒這個字，只能說你停多久，有人停十多年了遇到朋友還是再打。」-N6

「藥不是講你意志力多好，進到一個門檻，你就沒辦法可以控制他了！包括我抽菸這樣抽，我嘴巴在講我有辦法控制，但是是因為我們沒有打到那個門檻，如果打到那個門檻，沒有哪個人是多厲害的，藥，海洛因，是很多人整個人生都在打的，打到那個門檻就沒辦法了啊！」-N5

這的東西不是「不要用就好了」這麼容易，一旦身心受到綑綁，他們很容易轉為一群僅希冀前進而不欲後退的人，即使借、即使

騙也要完成使用成癮藥物的使命，藥癮者述說著這樣的無奈：

「朋友之間互相借錢、借藥都會有，人難過時就來找我，我也是有跟他們講，打到這麼難過就戒掉，但是講是這樣講，用到藥之後是不可能的。」-P4

踏入藥國，就像踏上一條不歸路，有人成功的逃離藥的挾制，自此與藥國劃清楚河漢界，但是，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中的少數，多數藥國居民，對於藥國的忠誠度是很高的。

三、藥友廣結聚滿堂，情勢所迫非我望

待在藥國裡，面對同為藥國的人，彼此知情識趣，反而感覺較為輕鬆，這樣的過程，形成了無止盡的循環，漸漸的，人的內心築起高牆，將自己限居在藥國領域內，棄絕於一般社會活動之外：

「其實這個就是吸毒的，所謂吸毒的人的宿命，其實我們去，像你們喝咖啡，當你吸毒以後，很多東西都會放掉，根本沒有時間去理會，在一起打屁、聊天時候，這個就像我們的咖啡一樣。吸毒的人一百個，有一百個都是這樣子。除

非就是說，我的朋友，這一個人他是沒有吸毒的，才會有約他出去喝咖啡還是怎麼樣，但是這種機會，如果跟吸毒的毒友在一起，這種機會會變得很少，甚至沒有用毒品的朋友要約你的話，你也比較……因為談起話來沒有交集，會沒有交集，像人家問你現在在做什麼，你會不知道從何說起，自己的心態自己會封閉，有的人知道了會勸你怎麼樣怎麼樣，那我哪有可能每一次出去，去約一個會唸我的朋友，那他約我我也不想出去啦！」-P10

或因志同道合，或稱物以類聚，對於朋友，藥國人的態度其實是條理分明的。藥國的朋友，就是藥國的朋友，不能與其他朋友混為一談。同類的意識和我群（we-group）的堅持，孕育出獨特的內團體——藥友：

「喝酒的有喝酒的朋友，吸毒的有吸毒的朋友，賭博有賭博的朋友，為主啦！其他的就是比較少，像我比較有接觸的都是有吸毒的。」-P3

有句俗語說，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進入藥國，面臨一錢動輒上萬的高價位，再加上貨源的不

穩定的壓力，要如何才能無後顧之憂？當然得引伴呼朋，仰賴藥友。於是乎，藥友的功能與重要性就此顯現。

(一)未雨綢繆，風險分擔

「這種東西依我的經驗，我打了一、二十年，這種東西依我的經驗，打久的人喔！他的經濟不會說很好。」-GB2

「其實吃海洛因的人喔！剛開始本身經濟狀況一定不錯，但是後來吃到最後，一定會慢慢走下坡，當你開始走下坡的時候，你就不能夠不食人間煙火，不能夠自命清高的自己鎖在房裡面打，因為你沒有東西打了嘛！你當然就開始邀一些親朋好友、青面獠牙，開始呼朋引伴，這個就會開始出事。」-P10

「藥是每天要吃的，但是你可能每天沒有錢啦！都要靠朋友相挺！」-P7

成癮之後，張開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藥，這一頓用完擔心的就是下一頓在何處，每位藥友都會有資金充裕的時候，也會有手頭緊的時候，風險分擔的原則，藥國的人比誰都還清楚：

「吃藥的人不可能都一個人在吃而已，你今天如果是我的藥頭，我不可能只找一個而已，因為有時候他如果沒有藥，我不就嗒死，我一定會找別人，找好幾個志同道合的，不然沒有藥你就嗒死了。」-P7

「因為我認識很多人啊！你看我從國叫就開始打打到現在。人會被抓，我一定要留後路嘛！我不可能你被抓之後我才到處找，我一開始我要打的時候我一定會想的，對不對！上線我也認識啊！不然我要吃藥的時候我找你，我不就找死掉了。」-P5

既然「提高找藥方便性」是藥友們關係建立的關鍵，想當然爾，結交愈多的藥友意味著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當有機會認識藥友時，他們很少會錯失「良機」的，藥友圈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逐漸擴展開來：

「有時候整間房子十幾個也有啊！十幾個也不一定都是我的朋友，有時候我跟你認識，我會帶幾個朋友，我的朋友跟你認識，那他也帶幾個朋友，反正一次、兩次不熟，大家看幾次就熟了。」-P3

「現在我認識你，我跟你拿，

還是拜託你拿，啊如果你那邊沒有，你就換介紹另外一個，帶我去拿，因為我不敢把錢交代給你，你就帶我去拿，這樣愈拓愈大。」-P4

當藥友圈的基礎愈打愈穩之後，藥國生活也就愈來愈根深蒂固了，藥友間的互動也愈來愈頻繁，吃藥的，一定要彼此相挺的嘛！

(二)無藥可用，借藥應急

藥友相挺的方法有很多種，借藥應急是最常見，也是最直接迅速可以解決無藥可用的問題的。

「一定是說沒有東西厝才趕來找你啊！先止一下，先不要難過，然後你不能一直來找我啊！我救你一次兩次可以，可是你要我一直救你那做不到啦！很多人都是這樣啦！難過身體喀藥來這裡看藥有沒有先止一下這樣。」-P3

藥友畢竟是藥友，親兄弟都明算帳了，更何況是藥友，救急不救貧是普遍的原則。事實上，這種借藥應急現象其實每天都在藥國上演：

「像我朋友有時候沒有藥會打給我：『我現在很難受，阿你那邊有沒有藥？』」-P7

「你認識這麼多朋友，喀藥的都會來找你，叫我救他，都是因為這樣。」-P4

(三)以量制價、集資購買

除了救急之外，藥友們還有一個功能，就如同前述，當用藥的人經濟開始走下坡時，就不可能再獨來獨往。

「一般很多我們在外面看到，我以前有錢的時候，我一次拿一兩三，就是半塊，我可以慢慢打慢慢打。但是當我打到沒有錢的時候，我一次拿是拿兩千塊，但是我的兩千塊是找我的伙伴兩個人一起來湊」-P10

同樣的物品，量販的價格與零售的價格一定不一樣，藥物進行買賣交易時，也遵循著這樣的法則：

「會啊！比如說五個人啦，一個人出一千塊還是五個塊一起去拿藥，因為五個塊、一千塊去拿的藥跟兩千塊、三千塊去拿的藥，那個量會不一樣，品質有時候還會不一樣。」-P3

「像我們拿，幾個人拿多一點，東西比較多。」-GB1

「集資過啊！拿比較多比較便

宜！就是這樣啊！」-GC4

但是當大家集資之後，不可能一哄而散，集資購買後所衍生的問題更是數算不盡：

「那會打架啦！買回來不夠吃就會打架，為了這樣打死人都冇。」-P2

因為要用藥，所以才會去買藥，集資買藥，當然會擔心錢交給別人之後藥就被拿走了，「一起出錢、一起拿藥、一起用藥」就變成集資購買後的模式：

「大家錢拿出來再一起去拿，不然我也怕你拿了就給我跑掉。」-P1

「因為你東西拿到以後，比如四個人來講，我們開車出去，我要拿東西，其他人也要拿東西，那我們就四個人一起去。四個人會各拿各的，有的會合在一起拿，一起拿比較多嘛！東西拿到之後，四個人坐在車上就直接睡，車子開到旁邊就睡。」-P5

「朋友在一起就一起打，拿回來就一起打了啊！」-GC5

藥友的功能，除了相互借藥、

合資拿藥之外，甚至還可以一起討論藥的優劣：

「像我們拿，幾個人拿多一點，東西比較多，你假如說自己一個人買，買一錢，有時候錢比較多，也會大家一起研究藥好不好，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回去打，可是比較喜歡大家一起研究。」-GB1

藥之所歸，友之所歸。藥友間的活動，一言以蔽之，就是圍繞著單一的主題與目的：藥。

四、特有文化影響強，預言疾病將張狂

小結：藥國長什麼樣子，藥國內每天發生什麼事情，藥國近幾年來出現什麼樣的變化，透過藥國人民的語言，每個人心理面都建構了一組模型。藥友在藥國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藥友們間情感性的支持或許鬆散，但工具性支持的緊密度卻超乎我們的想像，當藥國異文化不為社會主流文化所見容，這樣的景象也不難想像，只是，這種隱蔽又繁雜的藥友關係糾結，卻埋下HIV迅速的蔓延的種子。

參、藥癮文化與愛滋

承續上一章節藥癮者對於自身

文化的詮釋，此章節筆者將實務經驗中的觀察融入，首先將藥癮文化以文字及圖表歸納於下，再將 HIV 如何藉由藥癮文化的特性而散播之心得作一番歸結。

一、茫茫感覺飄飄然，為藥惶惶早到晚

藥國不是一個具體的國度，無人知道他的領土大小，人口數多寡，經緯度為何。踏入藥國，無論是因為好奇或是尋求心理上的慰藉，當一個人從經驗階段進入到依

賴性使用階段，他更容易落入渴求藥物的衝動用藥循環模式（程冠豪，2004）。藥國的生活重心，就是「藥」。從藥國人民的口中發現，接觸過藥（尤其是海洛因）的人，那種無法忘懷的「感覺」就如同魔咒，讓人愈陷愈深，難忘的欣快感是促使一個人繼續使用的重要原因（林式穀，2004），心理的成癮，追尋「茫」的感覺，導致每天的生活處於打藥與買藥之間，終究形成循環用藥的宿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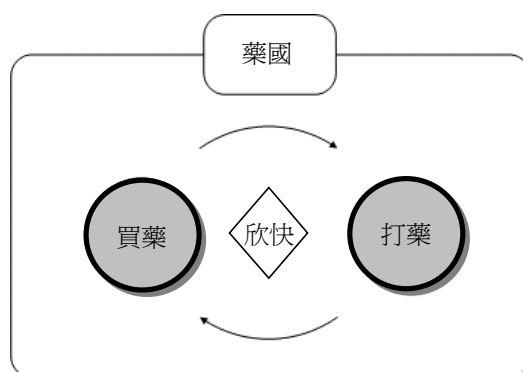


圖 3-1 藥物的循環使用

二、喀藥煎熬一字慘，有友風險共分擔

海洛因具有極高的成癮性，當每天的日子在「買藥、打藥」中度過，一旦身體成癮，藥國的生活就不只是買藥、打藥如此單純。成癮是一個關鍵點，成癮之後若停止使

用藥物，身體會出現諸如：肌肉痙攣、骨頭疼痛、腹瀉、腹絞痛、流鼻水、流淚、發燒、盜汗、毛髮直立、瞳孔擴大、噁心、嘔吐、血壓升高、脈搏加速、皮膚起疙瘩、失眠、焦慮、不安、煩躁及渴求（craving）等戒斷症狀（林信男，

1994)，這些症狀，以藥國人的口吻稱之為「咯藥」。當進入依賴性使用的階段，用藥只是為了維持正常，為了止癮，為了避免咯藥出現時的痛苦而已：

「剛開始打是為了茫，但是打到後來是為了止癮而已，不會感到難過而已。打了已經不會茫了，只能夠止癮而已。」-P7

咯藥難耐是促使藥癮者由個人式的使用走向集體式的使用的重要因素。借藥應急、集資購買的活動，是個人使用進行到集體使用的催化劑，未雨綢繆、廣結藥友的結果，形成藥友間以藥為主的獨特社會網絡，促成了集體使用的經驗（如圖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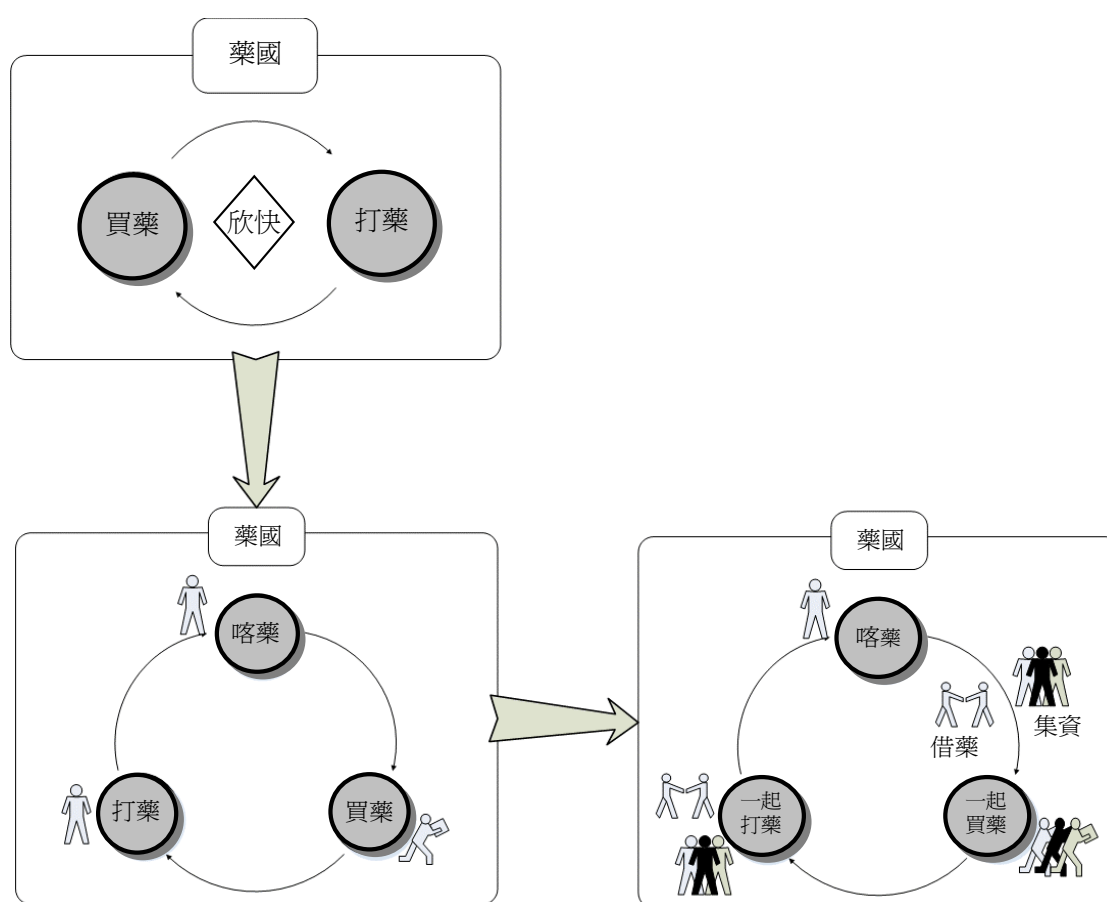


圖 3-2 藥物的集體使用

三、藥友集體遭感染，愛滋不上身也難

綜觀整個藥國的樣貌，藥國的人感染 HIV，其實是透過藥本身、藥友網絡、以及集體使用交互作用下的結果：藥物給人帶來的欣快感（茫）讓人使用是一次接著一次（貪茫），愛不釋手，成癮後的喀藥難耐讓人無以承受，透過網絡的建立，藥國的人可以將無藥可用的風險降低，卻也引入集體使用的 HIV 感染風險。

「大部分喀藥的哪會去管這樣子，四、五個我看去拿藥回來，一窩蜂就在那邊打，看誰打的比較快，根本不會想到說針筒會什麼傳

染，絕對不會，我敢講，十個有一個就已經謝天謝地了。」-N2

「我先用，我先洗筆（註 1），一定有血了嘛！他才去抽（水）來用啊！阿我有他就感染到了，阿後面的再抽也是一樣。」-GC4

集體使用也正是關聯到 HIV 感染的關鍵的因素，因為一旦集體使用，則不只是使用，連後果/結果都是集體的。如圖 3-3 所示，當網絡中其中一個人感染到 HIV，整群藥友圈幾乎無一倖免。HIV 會在藥國內急遽的傳播，正因為感染單位是「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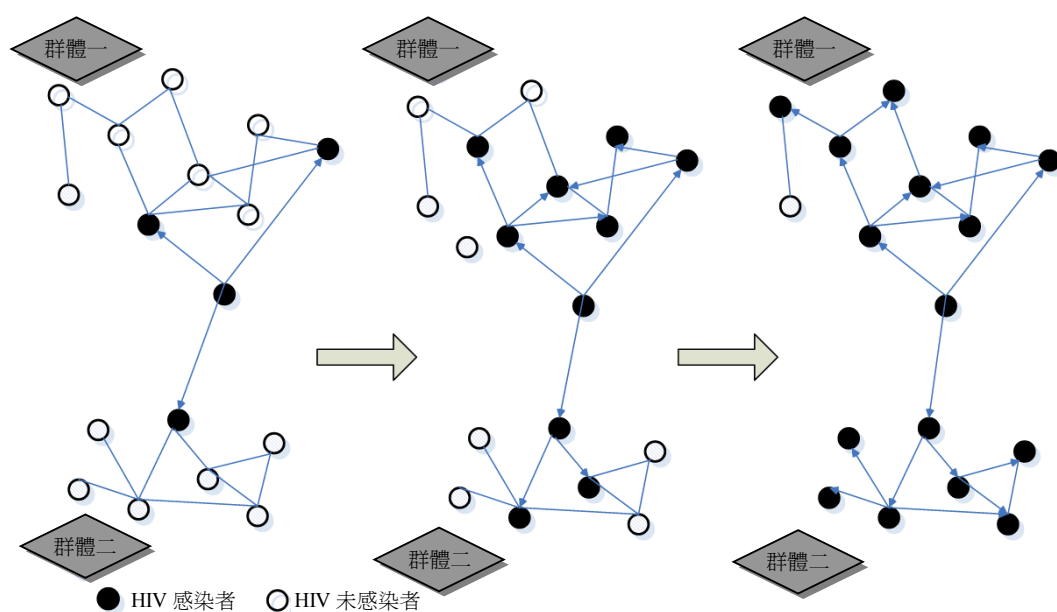


圖 3-3 藥國「群」染示意圖

四、意識形態猶待轉，藥癮愛滋驚心膽

小結：長久以來，我們認為用藥是一種犯罪行為，必須對用藥者施以嚴刑峻法政策，透過刑罰監禁的手段，阻止他們繼續使用，並將他們隔絕於社會之外，杜絕其接觸成癮藥物的機會。即使自民國 87 年公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首次嘗試將治療勝於處罰、醫療勝於司法的意識型態引入，但是我們對藥癮等同犯罪思維仍然根深蒂固。或許正因為這樣，為了藥癮者所量身訂作的資源或處遇一直處於匱乏的狀態。藥癮愛滋感染人數的上升，著實震驚了整個社會，同時更凸顯出整體社會

所能提供的資源不足的問題。

伍、結語

藥國讓人流連忘返、寸步不離，即使離開，重返故里的機會又是如此居高不下，這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藥友間錯綜複雜的網絡關係，再加上藥物的吸引力，造就 HIV 感染的危機。我們期許更多的夥伴投入藥癮／愛滋服務的行列，也希望透過本文，協助社工人員減少摸索的時間，更快的瞭解藥癮文化，立基在這個基礎點上提供個案更適切的服務。

（本文作者張嫚純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班研究生）

註釋

註 1：藥癮者稱針具為「筆」。

參考文獻

-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藥癮愛滋減害計畫／愛滋減害教育種子師資訓練簡報，http://www.cdc.gov.tw/index_info.asp?p_data_id_3=818&act=init，搜尋時間 2007.08.20。
- 程冠豪（2004）成年海洛因濫用者衝動性、用藥信念、用藥渴求與復發意向關係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式穀（2004）海洛因的健康影響，第四期文獻回顧研析計畫報告書，台北：國家衛生研究院。
- 林信男（1994）藥物濫用與防治，台北市：橘井文化。